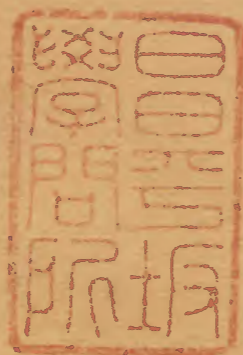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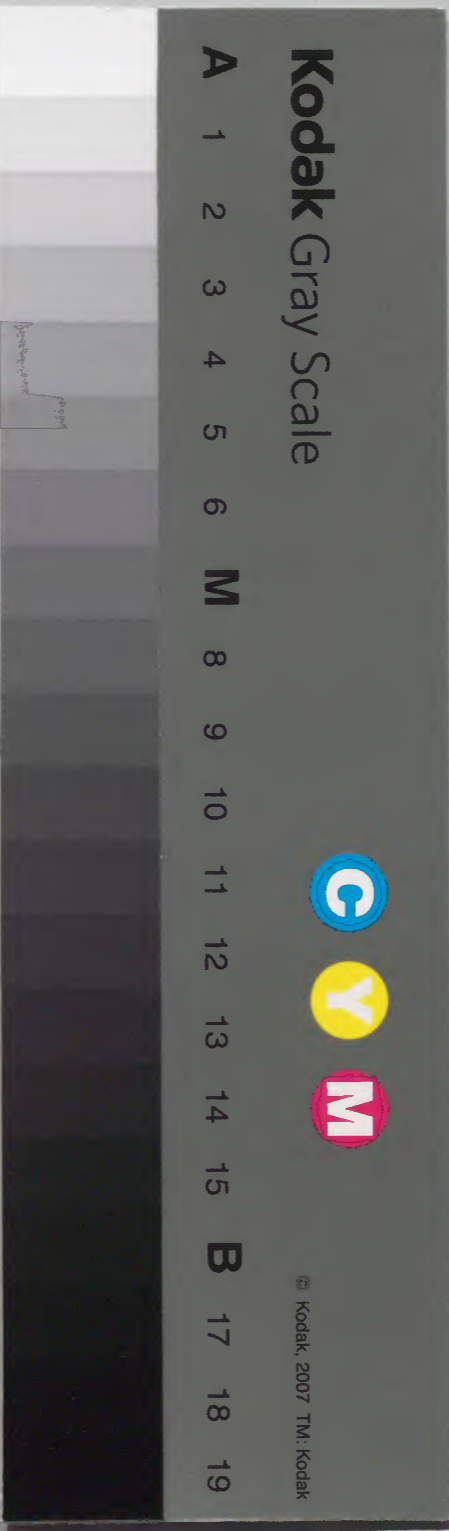
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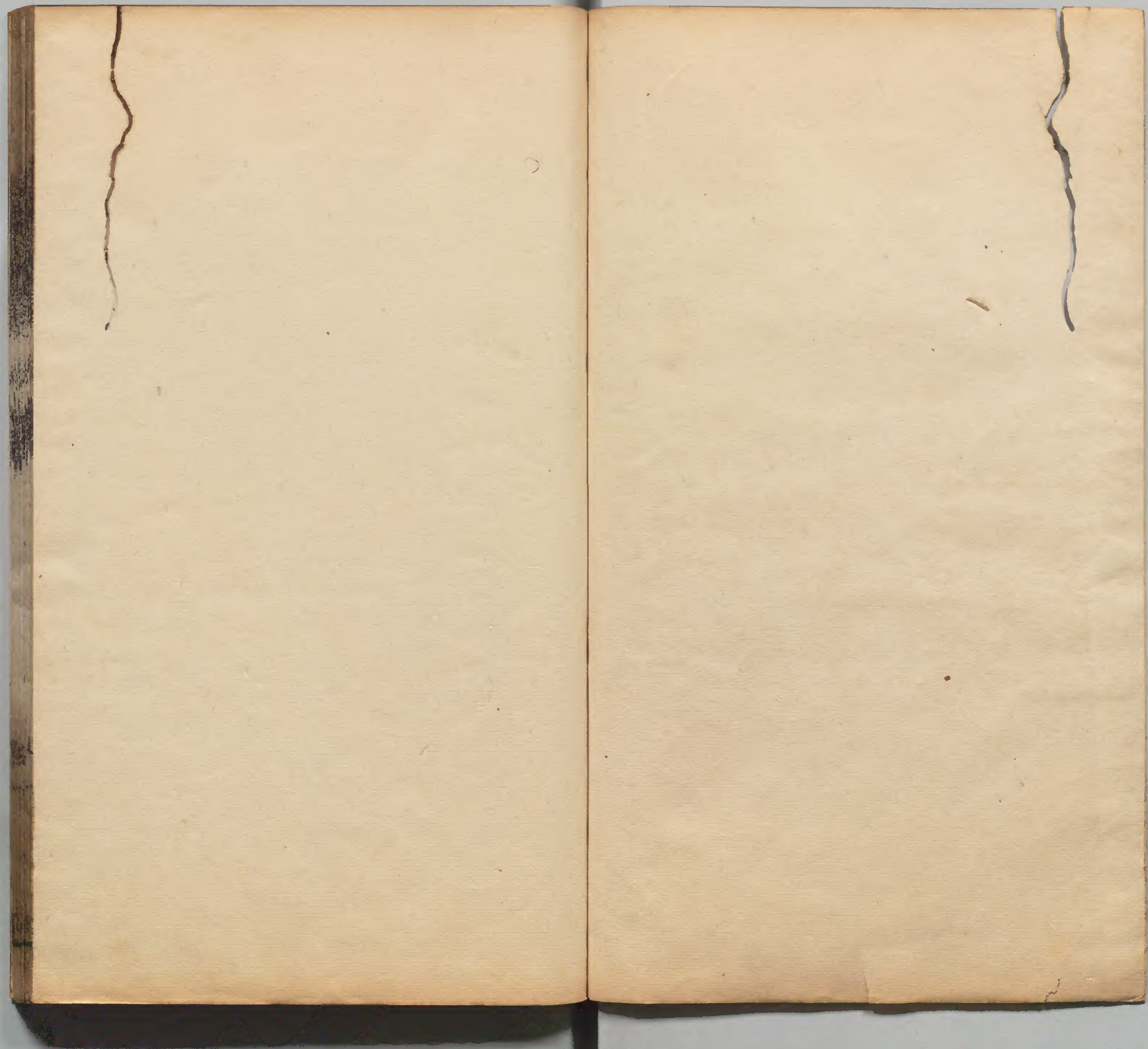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四	一	二〇〇	漢書
六	三	〇〇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九	一	二〇〇	漢書
〇	四	〇〇	
五	〇	〇〇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30)
函號	290 118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一

淺草文庫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糧運務前在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李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直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明生興王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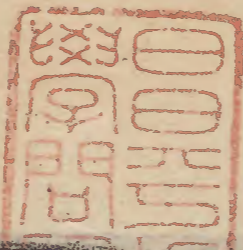
武進左丞校正

名臣一

節義

漢蘇武

蘇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宗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厩  
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覘觀匈奴畱漢使郭吉路



克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  
漢元年且鞮使單于親至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  
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克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以  
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  
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  
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  
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謀反匈  
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俱降漢後隨泥  
野侯没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  
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

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  
射殺之吾毋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  
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  
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  
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  
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比必及我見犯  
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  
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  
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  
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

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  
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  
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  
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  
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  
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  
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  
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  
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  
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

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  
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以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  
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  
持正反欲闔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  
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  
獨匈奴未爾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  
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  
降之廷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  
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  
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

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原食不至獲時員去草實而食  
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  
弟於軒三弋射海上武能網罟樂子等於軒王愛  
之給其衣食三歲餘上病賜武馬畜服置空廬王死  
後人無徙去其冬下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  
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  
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  
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  
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  
奉車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

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  
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  
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  
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  
第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  
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  
加以老母繫獄官子卿不欲降何以通陵且陛下春  
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  
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勿復有云或曰武父子  
亡功德皆為陛下所賞就位列爵通侯兄弟親近常

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  
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  
言陵與武歎數日復曰子為父死雖言武曰自分已  
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平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  
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為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  
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  
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海上詔武區脫捕得雲中生  
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  
哭歎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  
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

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  
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  
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  
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  
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  
畫何以過子知陵雖驚怯令漢且貴陵罪全其老母  
使得奮大辱之積惡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  
所不忘也收其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  
今子知吾心當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

推土氣滅兮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  
泣下數行臣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父物  
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  
奉一太牢詣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  
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  
為中郎賜帛各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  
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  
凡十九歲始以壯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武來歸明年  
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上謀反武子男元  
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

過失予燕王今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  
不降還乃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  
尉光專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  
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  
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  
石與言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  
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  
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著數進見復為右曹  
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望稱祭酒甚優寵  
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人不餘財武年



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  
乎武因后父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  
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  
者至上以為郎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  
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于麒麟  
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  
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  
次曰車騎將軍龍頤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  
京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  
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明

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  
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  
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  
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  
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  
於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  
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  
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共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  
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  
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  
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逆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  
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  
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  
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  
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

罷明日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  
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博士夏侯  
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勝以  
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  
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  
曰去是時之變常志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  
衆異外以采名君乃曰徒狄屬耳先是常又爲勝道  
高陵有子殺毋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對曰受夏侯常  
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浪勝卽應曰聞之白永戒君勿  
言也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勝窮亡以對尚書卽自劾

奏與常爭言渇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  
勝吏二千石當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  
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媚諛亡狀皆不  
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  
以子博為侍郎出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  
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臥數使  
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瑯邪郡漢亦以清行徵  
用至京兆尹後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  
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  
東帛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

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  
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  
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  
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艾  
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  
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  
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  
孫若同產子同產一人大夫其修身行道以終高年  
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  
上子男皆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

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莽旣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卽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卽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

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虚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

史記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一  
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栢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  
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歛賜復  
衾祭祠如法門人裒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叩哭  
甚哀既而曰嗟虛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  
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去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  
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晉周處 附子玘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祖賓廣平太守父魴番陽  
太守平劇賊錢塘彭式番陽彭綺等賜爵關內侯處少  
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畋獵不修細行縱情肆  
慾州閭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  
謂父老曰今時和威豈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  
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  
長橋下蛟并子爲三害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  
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也非徒去害而已處  
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果殺蛟而反乃入吳

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  
蹉跎恐將無及雲曰昔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  
但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遂勵志好學有文思  
志存義烈克已暮年州府在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及  
吳平王渾登建業宮醜酒旣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  
之餘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  
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慚色入洛累  
遷御史中丞處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嘗違法  
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氏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  
圍涇陽時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 天之名將子也忠

烈果毅可使詔以處爲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  
駿以討之時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處卽其節下也  
中書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  
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  
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  
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萬年聞處  
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  
制於人此成禽耳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處曰  
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  
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時賊

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爲國取恥彤駿促令速進處知其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之克令終自旦戰至暮斬獲甚多絃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處三子玘義興郡侯次靖次札會稽內史諸孫勰烏程侯懋清流亭侯筵吳興內史贊武康縣侯涪都鄉侯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

玘字宣珮強毅沉斷有父風烈而文學不及太安初妖賊張昌黨石冰聚衆拒命於江夏玘爲議郎起兵討平之後陳敏叛於揚州玘密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以爲內應卒攻敏斬於江夏吳興人錢璿謀不軌玘復率鄉里義兵討之因斬璿晉元帝以玘頻興義兵勲誠並著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置爲義興郡以彰其功贈輔國將軍其子曰勰靖字子延卓犖有才幹王敦叛入石頭城靖憤咤慷慨形于詞氣尋被害



唐安金藏京兆長安人仕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少  
府監裴匪躬中官汎雲仙以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  
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以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  
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慄楚欲引服金藏大呼  
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  
刺腹中五藏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  
禁中命高醫却納五藏以系白皮為線縫合傳之藥  
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但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  
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

唐安金藏

唐安金藏京兆長安人仕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少  
府監裴匪躬中官汎雲仙以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  
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以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  
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慄楚欲引服金藏大呼  
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  
刺腹中五藏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  
禁中命高醫却納五藏以系白皮為線縫合傳之藥  
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但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  
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

稱其誼自以為弗及也神  
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  
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  
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  
將軍爵代國公詔鏡其名  
配享睿宗廟廷大曆中贈  
恩為廬州長史中和中又  
德

唐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京兆萬年  
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  
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  
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旱  
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  
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  
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  
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  
東郡採訪判官再轉武部  
貝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

對頭

史集三編卷三十一

唐書

三

古云  
阿子  
惡知  
其六  
願之  
乎

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叛陽託  
霖雨增俾滹墮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  
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  
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  
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  
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時平  
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分總部伍大饗  
士城西城門慷慨泣下眾感勵饒陽太守盧仝誠濟  
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鄴郡  
太守王燾各以眾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

銳五千濟河為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愷盧奕  
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眾懼以詔將曰吾素識愷等  
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日他日結芻績體斂而  
祭為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為常山太守斬賊李  
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  
二十萬絕燕趙詔節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清  
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之師萼曰聞公首奮襦唱大  
順河朔恃公為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  
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二平原之有士卒可以  
二平原之眾公因而撫存以安腹心他城運之如臂

之指耳真卿為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  
教我真卿曰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  
出啣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  
以勁兵披啣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  
萬衆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公至壁勿與戰不數十  
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徼河清等郡遣大將  
李擇交與清河博平七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兵二  
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  
遣游奕兵絕平原救軍真卿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  
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

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遣軍資十  
餘萬以子頗為質頗甫十歲軍中因請留之不從肅  
宗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藥丸裹書陳事時軍  
費困竭李崑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  
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  
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上諸郡復陷獨平  
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  
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  
朝廷若誅賊罪吾死不恨至德元年十一月棄郡度  
河間關至貝州請帝詔授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

暇給而真卿爲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爲大夫  
李何忌皆被劾拜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  
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柱石乃乘王府都督侯管崇嗣  
先王兩騎真卿泣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  
教戒故不致失宗嗣老而雙卿如容之百官肅然兩  
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畧嗣皇帝真卿  
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  
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  
爲賊致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  
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  
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  
戰備都統李岷以爲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爲刑部侍  
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岷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  
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  
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宮宰  
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  
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  
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時載多引私黨畏群臣奏論乃  
給帝曰群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  
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

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  
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小大得失皆俾訪  
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  
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  
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  
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陛下  
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妄則讒人也宜誅  
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為使衆  
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為辭臣竊惜之  
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人

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  
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  
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  
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  
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  
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  
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慶長至于今天下之  
蔽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日艱難之初百姓尚未  
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至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迺  
為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光項哀嘯

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  
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  
平于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  
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以貴賤羣臣以為  
太宗之治可鼓而行且君子難違易退朝廷開不諱  
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  
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奉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  
人耳目天下之上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  
每知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  
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為之陛下不早

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  
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飾載以為誹謗貶峽州別駕  
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  
部帝崩以為禮儀使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  
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為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  
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  
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  
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  
以衣拭親舌舐之公恐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  
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

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  
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畱至河南河南尹鄭叔  
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旣見希  
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  
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捍麾其衆退乃就館逼  
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  
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冢  
廟恤諸孤託無他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  
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  
烈大會其黨宴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叱曰公

周處

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  
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  
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  
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  
執詎賊不絕于今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  
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  
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傳將阮之真卿兄希烈曰死  
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令齋旌節首級示真  
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羅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  
奉真卿爲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



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老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爾與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第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爾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臯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漼蔡平子顏頊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

賻布帛米粟加等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已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文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貞元六年赦旨授顏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爲州參軍真卿善正草筆力適勁惟其忠貫白日識高天下故精神見於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自篆籀分隸而下同爲一律號書之大雅論有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雲鉤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異一體若中興頌之閔僊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山

銘之深厚又種種有不可者蓋自有早年書千佛寺碑已與歐虞徐沈暮年之筆相上下及中興以後筆力迥與前異亦其所得者命老也歐陽修獲其斷碑而跋之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尊重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闕不忍棄也其為名流所高如此後之俗學尺求其形似之末以謂蠶頭燕尾僅乃得之曾不知以錐畫沙之妙其心通而性得者非可以糟粕議之也嘗作筆法十二章備盡師資之學然其正書真足以垂世

### 唐段秀實

段秀實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友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志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亦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登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登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恒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部伍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秀實遷隴西大推府果毅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

勞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太索悉得其虜伏虜師潛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畱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爾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嚙重委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時師老財匱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岡嗣業中流矢卒衆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卽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境

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卽日鼓行入援孝德徙邠寧署度支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爲軍候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一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若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

州士放縱不法邪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索因肆  
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可頡於市有不噉輒擊傷市  
人椎釜鬲瓮盎盈道至撞宮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  
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  
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  
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為  
都虞候能為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  
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  
置槩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  
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嫗一人持馬

至晞門下甲者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  
吾戴吾頭來矣者憐貽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  
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  
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  
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邪惡子弟  
以貨竄名軍籍守殺害人籍籍如是幾日必大亂亂  
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  
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載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  
以從即叱左右皆解甲今日敢譴者死秀實曰吾未  
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

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邪  
由是安初秀實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謚取人田自  
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謚曰  
我知入不知旱也急責之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署牒  
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謚怒不農責曰我畏段秀  
實邪以牒置背上火杖擊二十與致廷中秀實泣曰  
乃我困汝  
公襄瘡注藥費已馬以代償淮西  
將尹少榮  
入罵令謚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  
赭人饑死  
待穀擊無罪者段公誠信大人惟一  
馬賣而市  
入汝汝取之不取凡為人傲天災犯大

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謚大愧流汗曰吾終  
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馬璘代孝德每所咨建  
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秀實為  
畱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五年遂徙涇州是軍自  
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別  
將王童之謀作亂童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  
人陽怒失節童曰每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  
曙明日又有童者曰夜焚橐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  
警備夜半童入童曰救者斬童之居外請  
入不許明日童之衆入火斬以徇曰後徙者族

軍遂逐逐于... 人朝廷患之詔  
璘領鄭穎二... 以... 從軍... 資...  
州以治璘嘉... 兵... 都知兵馬使吐  
蕃寇邊戰監... 不能還都將引潰  
兵先入秀實... 大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  
安其家耶乃悉城中... 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  
示賊將戰虜... 不既逼俄而璘得歸久之璘有疾  
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猝命原將馬  
頓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廷賓  
客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  
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都虞候  
史延幹裨將崔珍張景華欲謀亂秀實送延幹京師  
徙珍景華于外一軍遂安卽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  
鄭穎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  
料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羸財賓  
佐至議政不及私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  
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賚良渥又賜  
第一區還之鎮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  
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  
炎謂沮已遂詔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

憤且素有人望使騎迎秀實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  
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  
司過爾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  
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  
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濱姚令言  
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秀實素所厚會源休  
教泚追逼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  
實以爲宗社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  
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谷駟得  
符還秀實謂海濱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

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爲應旣而令明禮應於外  
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  
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  
其象笏奮而前唾泚而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  
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鱗面匍匐  
走賊衆不敢動而海濱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  
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濱明禮靈岳等  
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懷用秀實不竭才垂涕悵悵  
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遇岐不泚必致贈  
遺慎毋納至岐泚因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聽至都

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汗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  
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常以禁兵寡  
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  
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  
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  
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若去之則犬彘  
馬牛皆能為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  
人至者世多其謀與元元年詔贈太尉諡曰忠烈孫  
嶷文楚珂知名嶷自鄭滑節度使入為右金吾衛大  
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嶷當誅裴度奏忠臣後  
宜免死貶循州司馬文楚咸通末為雲州防禦使時  
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  
於鬪雞臺下沙陀之亂自此始珂僖宗時居穎州黃  
巢圍穎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眾裹糧請從  
賊遂潰拜州司馬劉海濱者彭城人以義俠聞為涇  
原兵馬將與秀實友善索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  
據涇州叛海濱與其子光國結以奏請及入對因言  
奸慝可誅狀既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  
大將軍封五原縣王海濱樂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  
封百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梁書卷一百一十五  
陳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梁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陳書卷一百一十五  
北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北梁書卷一百一十五  
北陳書卷一百一十五  
周書卷一百一十五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清史卷一百一十五



唐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  
興亡事沉健于謀浩然有拯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  
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  
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耻將翦落支黨  
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賜群  
臣內侮天子蕡常痛疾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蕡對策大略云臣謹  
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  
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繼故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七

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沉健于謀浩然有拯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耻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賜群臣內侮天子蕡常痛疾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蕡對策大略云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繼故

不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闡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人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

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以正其終致陛下不得以正其始况天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孔子殺石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殺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

以晉陽之兵叛八十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德之惡以  
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  
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  
而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誦天子征伐必自  
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  
車而抗辭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  
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孤射姑殺陽處父書  
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重陰之機  
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  
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

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  
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  
臣下旣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  
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  
則有害成之憂徘徊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  
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  
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拯亂之術塞陰邪之路  
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  
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不  
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

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  
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黃對嗟伏以  
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  
慨嘆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  
十有三人所言皆冗礙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  
事李邵曰黃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  
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古今  
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  
羞神明今黃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  
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

以來無與黃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  
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黃指切左右畏近  
臣銜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  
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固無害忠  
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固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  
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黃以直言副  
陛下所問雖言必容雖過當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  
使萬有一黃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讐  
海內忠義之士皆懼誅喪人心一搖無以自解况臣  
所對不及黃遠甚內懷愧耻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

同臣所授以旌黃直臣之苟且之愆朝有公正之路  
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郅字子玄後歷  
賀州刺史黃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  
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黃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  
之而宦人深嫉黃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始帝  
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庸臣下畏禍不敢言  
故黃對極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闞弒吳  
于陰贊帝決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  
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  
王涯李訓舒元奭位宰相以謀敗皆為中官夷其宗  
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  
羅衮上言黃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  
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  
義夫切齒歎泣此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  
黃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  
聖世邪今天地反正杜漸憤發有望於陛下帝感悟  
贈黃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宋劉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  
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為政寬猛急  
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  
執禮不遜且欲服毬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以群  
牧判官為河南監獄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  
寶帶名馬却弗受還上禦戎書大畧云辯士好為可  
喜之說武夫急莫不賞之寵武為所誤不可不戒為  
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  
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天人心宜乘時有所改

為則人心惶而天意得已不報乃請提舉崇福宮起  
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徒知賊將時倉卒軍興餽  
急切縣令仿至荷校督以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  
獨期會如平日事與以世怨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  
已有識航監獄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  
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  
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為安世拱手  
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為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  
而為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  
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嘆獎其堅正登進士第不就

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  
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  
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為止  
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寔貪而吾不以誠對吾  
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  
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為秘書省正字光因謂安世曰  
知所以相薦否安世曰獲從公游舊矣光曰非也光  
君間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  
光之所以相薦也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為臺諫于呂  
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

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  
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  
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  
魁舊不少假借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  
惇與蔡確黃履邢恕三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  
之功徼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  
別籍異財絕滅義理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  
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  
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至于御史  
十人皆緣是去遷起君舍人兼左司諫進右司諫諫

大夫有旨斬首罷講筵民間謹傳宮中求乳婢安世上  
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  
后保佑聖躬為宗廟社稷大計清閒之燕頰御經帷  
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  
愛而忘其可戒哲宗俯首不語后曰無此事卿誤聽  
爾明日后留呂大防告之數大防退召給事中范祖  
禹箋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人合辭申言之甚  
切蓋溫伯為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宮禁中始  
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治亂之機乞行免  
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誰不就以集賢殿修撰



提舉崇福宮纔六月石卷實文閣待制都承旨  
范純仁復相呂大防白后欲令安世少避后曰今既  
不居言職自無所嫌又語韓忠彥曰如正人宜且  
留朝廷乃止呂惠卿復光祿卿分司安世爭以為不  
可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初黜知南  
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  
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  
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  
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  
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為計安

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卽  
死依此行之顧安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  
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梅二十里嘔  
血而斃安世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卞發前諫乳  
婢事以為為后設時鄒浩既貶應天少尹孫蓉以  
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後卞即位赦至蓉乃  
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不屋之移衡及  
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分鄆州不府會希久忌之  
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不管權復承議  
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

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異於常如鐘初除  
諫官未拜命入白笏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  
路儻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既有觸忤禍隨  
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  
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  
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  
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以朝  
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  
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  
虎一時無不敬懾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

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  
馬光安世嘗曰溫公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撰不  
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  
右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爾及  
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  
理也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個誠字縱橫妙用  
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恁生也動安  
世不得嘗與其徒馬永卿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  
某謫嶺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  
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司馬公語云北人在瘴

煙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百遂絕至於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爾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臥牀中自以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卽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安世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年旣老群賢凋喪畧盡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節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書來啖

以卽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若吾爲子孫計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還其書不答安世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爲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昔有與蘇軾論元祐人才者至安世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安世嘗因言軾曰立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軾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已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

在元祐則雖與司馬光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又軾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安世對賓客或宴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歆反對賓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蓋百無一二其能之者必貴人也以其言試人皆驗安世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安世嘗曰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勝日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清冷

處乎安世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溫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王克聚黨數千橫行太行中先人出兩駟延勞之云今日且喜公歸某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望萬一切公東來以之動民奈何公笑而不答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爲質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矣

宋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疏論事其略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為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益則言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言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死而便民安田望者幾人貧所當富也

宋鄒浩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疏論事其略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為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益則言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言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死而便民安田望者幾人貧所當富也

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  
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  
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蘇頌用為太  
常博士來之聖諭罷之後是歲哲宗親擢為右正言  
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  
而止陝西秦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陛下成  
之善矣然兵家之事來戰則以決勝之為難既勝則  
以持勝為難惟其時而已苟為不然將棄前功而招  
後患願申敕將帥毋徂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  
言頻年水異繼作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

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爲數之當然  
此消復之實也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  
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  
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  
而與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  
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爲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  
虐震赫浩所言毋觸惇心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  
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  
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  
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

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別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非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所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

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電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也停無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私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得云其狂妄乃削

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微  
宗立亟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  
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  
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  
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  
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  
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  
之所在槩已察之必待有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  
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

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  
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  
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進中書舍  
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  
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  
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實文閣待制知  
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召及諫立后事獎嘆  
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  
始此乎吳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  
子獻愍太子亮昭懷劉氏為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



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二月而天祐凡三諫立  
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童為偽疏  
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  
徽宗詔暴其事遂再責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  
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因辭母張氏曰兒能  
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  
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  
蕭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為問語不及私卒年  
五十二楊時常稱浩曰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  
時其為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於

顏面不問知其為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  
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浩嘗云聖人  
之道備於六經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  
庸一篇其要在慎獨而已俱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  
念從何處起即檢點不放過便見工夫高宗即位詔  
曰浩在元符間任諫諍危言謹論朝野推仰復其待  
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

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畫字承君陽翟  
人樞密使况之從子以任為校書郎議論慷慨有前  
輩風與無浩以氣節相激厲元符中浩為諫官畫監

京城門遣客見畫以測其意客問畫近讀何書畫曰  
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  
之句爲志完愛也客言於浩浩折簡謝曰承君辭甚  
苦因約相見畫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  
君爲何官浩曰上過群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  
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  
有益也畫然之旣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畫謂人  
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塗浩出涕  
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  
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

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嘆謝曰君之贈  
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爲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  
不爲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辭請淮陽軍歲大疫日  
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  
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知鹿邑縣入爲宗正寺簿  
元符中葉祖洽薦爲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  
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  
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  
莫敢顧回與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

選者以問逮請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  
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  
言獄上除名停廢卽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  
及問以家事不答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舊官擢  
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三卒象求王觀賈易上章  
乞錄其子恤其家以獎勸忠義詔除子渙老郊社齋  
郎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  
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  
其畧曰客問誕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

得爲知道雖然予于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  
之尚足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而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  
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  
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  
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  
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  
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  
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清也其書旣出或  
者比以爲韓愈爭臣論故仕不顯

